

永远的
ERNEST HEMINGWAY
海明威

THE OLD
MAN
AND THE SEA

海明威作品精选
影响历史的百部经典

老人与海

【美】欧内斯特·海明威◎著

Ernest Hemingway

赵少伟 董衡巽◎译

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海明威
Hemingway

THE OLD
MAN
AND THE SEA

海明威作品精选
影响历史的百部经典

老人与海

【美】欧内斯特·海明威◎著
Ernest Hemingway

赵少伟 董衡巽◎译



长江出版传媒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0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人与海(中·英双语典藏版)/(美)欧内斯特·海明威著;赵少伟 董衡巽译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2.6

(海明威作品精选)

ISBN 978-7-5354-5886-5

I.老… II.①欧…②赵…③董… III.①英语—汉语—对照读物②中篇小说—
美国—现代 IV.H319.4:I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85803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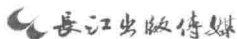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:冯海 刘碧芳 夏帆

责任校对:陈琪

封面设计:异一设计

责任印制:左怡 包秀洋

出版: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027-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湖北鄂南新华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本:710毫米×1020毫米 1/16 印张:10.25 插页:2页

版次: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100千字

定价:19.80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027-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他是孤身一人摇小船在湾流^①打鱼的老人，已经八十四天没打着一条鱼了。头四十天，有个男孩子跟他一块儿。可是过了四十天一条鱼都没捞着，孩子的爹妈便说，老人现在准是彻底 salao^②，倒霉透了，所以吩咐孩子跟了另外一只船。这条船第一个星期就捉了三条好鱼。眼看老人每天摇着空船回来，孩子心里怪难受的，总要下海滩去，不是帮他搬回那堆钓绳，就是帮他扛走拖钩和鱼叉，还卷拢裹着桅杆的那张船帆^③。帆是用面口袋补过的，一卷拢，看上去就像一面老打败仗的旗子。

老人的样子枯瘦干瘪，脖颈儿尽是深深的皱纹。颧骨上有些皮瘤黄斑，太阳从热带海面反射上来，就会造成这种没什么大害的皮肤瘤^④。黄斑一直往下，

① 墨西哥湾暖流的简称。这股水势旺盛的暖流从古巴西南方一带开始，经过古巴北面向东，再向东北流入北大西洋。下文里多处提到的洋流，就是这股暖流。

② 这是被古巴人念白了的一个词儿。西班牙语的 salado 原意是加了盐的；也许因为加盐过多而味苦，这个词儿在古巴等中美洲国家产生了转意：倒霉的，不吉利的。下文遇到西班牙字词，一般只在方括弧里译意，不再加注。

③ 美国华纳兄弟公司把这部小说搬上银幕（1958年拍成，斯本塞·屈西演主角）前，请海明威审阅电影剧本。他在这个地方做了增删。经他修改后的句子是：“……总要下海滩去，不是帮他搬回那堆挺沉的钓绳，就是帮他扛走桅杆和船帆。”这一改，孩子和老人的负担就比较均匀了，文字也更有条理。

④ 海明威的老友和私人医生索托隆戈认为，按科学来讲，这种良性皮肤瘤是没有的。他估计小说主人公面部可能是由于过分日晒而生的“黄褐斑”（chloasma）。

蔓延到他脸的两侧；他那双手因为用绳索对付沉重的海鱼，落下了褶子很深的累累伤疤。不过没有一处伤疤是新的。全是老疤，像缺水缺鱼的沙漠里那些风蚀的岩沟一样老。

他这人处处显老，唯独两只眼睛跟海水一个颜色，透出挺开朗、打不垮的神气。

“桑提阿果伯伯，”孩子对他说，这时候小船已经被拖上沙滩，他们正爬着岸坡，“我又可以跟您出海了。我们那条船已经赚了些钱啦。”

老人教过孩子打鱼，孩子也爱他。

“别介，”老人说，“你上了一条走运的船。跟他们呆下去吧。”

“您记得吧，那回您八十七天没打着鱼，后来咱俩一连三个星期，天天打的都是大鱼。”

“记得，”老人说，“我知道你离开我，不是因为你怕靠不住。”

“是爸爸叫我离开的。我是孩子，得听他的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老人说，“这都是常情。”

“他不大有信心。”

“是那样，”老人说，“咱们可得有信心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，”孩子说，“我请您上餐馆^①喝瓶啤酒，喝完咱们把全套家伙扛回家去，行吗？”

“哪能不行呢？”老人说，“打鱼人的交情。”

他俩在餐馆坐着，好些渔民拿老人打趣，老人也不生气。那些上点年纪的

^① 这个餐馆（the Terrace）在海明威的长篇小说《海流中的岛屿》里也讲过，实指古巴北岸某村镇一家著名的餐馆（西班牙语原叫 La Terraza）。海明威常从该镇乘他的汽艇去打鱼，也多次光顾这个砖石结构的临海餐馆，在馆外大树下和当地渔民闲谈。村镇名叫阔希马尔（Cojimar），在哈瓦那市以东四英里。

渔民瞅着他，觉得难过。但是这种心情他们没有外露，却很有礼貌地谈起洋流，谈他们把钓绳漂下去多深，谈这一向连续不变的好天气，谈他们出海的新见识。当天捕捞顺利的渔民们已经回去，把他们打的枪鱼全开了膛，平放在两条厚木板上，每条木板由四个人分两头抬着，摇摇晃晃地抬到鱼栈，等冷藏车来，给运到哈瓦那市场。捉住鲨鱼的人，已经把鱼送到港汊对过的鲨鱼加工厂，那儿用滑车把鱼吊起，挖肝、去鳍、剥皮，再把肉剖了片，准备腌上。

刮东风的时候，总有一股腥臭从鲨鱼加工厂飘到汉湾来；但今天只有极淡的一点儿气味，因为风向已经转往北，接着便停了。餐馆这儿挺舒畅，又有阳光。

“桑提阿果伯伯。”孩子说。

“嗯。”老人答应。他手里端着酒杯，正在想多年前的事。

“我去给你打些明儿用的沙丁鱼，行吗？”

“别介。你去打棒球吧。我还划得动船，罗赫利欧撒网。”

“我想去一趟。要是不能跟您打鱼，有什么地方让我出把力也好。”

“你买酒请了我啦，”老人说，“你已经是个大人了。”

“您头一趟让我跟船，那时候我多大？”

“五岁。那天我钓上来的一条鱼太活太猛了，差点儿把船捣烂，你也差点儿送命。还记得吗？”

“我记得鱼尾巴啪嗒啪嗒地乱撞，坐板直发裂，木棒托托地打着响。您把我推到船头那堆湿淋淋的绳子上，我只觉得船整个儿都哆嗦，您砍树似的抡起木棒打鱼，我满身都是鱼血那股甜滋滋的气味。”

“你真的记得，还是后来听我讲的？”

“打咱们头回一块儿出海那天起，什么事我都记得。”

老人用他那一双有圈晒斑的、信任而慈爱的眼睛望着他。

“你要是我的孩子，我就带你出海去冒风险了，”他说，“可你是你爹妈的孩子，再说你跟的那条船又走运。”

“我去打些沙丁鱼，可以吗？我还知道打哪儿可以拿来四条小鱼做鱼食。”

“我今儿用完还剩下几条。撒了盐装在盒子里了。”

“我给您拿四条新鲜的来吧。”

“一条够了。”老人说。他的希望和自信原本没有枯死，现在更鲜活起来，就像爽风一吹，总使人感到的那样。

“两条。”孩子说。

“那就两条。”老人同意了。“你这不是偷来的吧？”

“我倒乐意那么做，”孩子说，“不过我是买的。”

“谢谢你啦。”老人说。他向来憨直，没想过打几时起形成了谦和的态度。但他知道他已经养成了这种态度，知道这并不丢脸，也不损害真正的自尊心。

“看这股洋流，明儿是个好天。”他说。

“您要上哪儿去打鱼？”孩子问。

“去得远远的，风向变了再回来。我想天不亮就出海。”

“我要让他^①也到远海去打鱼，”孩子说，“那么着，你捉了个老大的家伙，我们好来帮你。”

“他不喜欢跑老远去打鱼。”

“您说得对，”孩子说，“可是我只要见了他看不见的东西，比方说找食的鸟，就能让他去追鲱鳅。”

“他的眼睛那么不行吗？”

① 指孩子新跟的船主。

“他快瞎了。”

“奇怪，”老人说，“他从来不捉海龟。那才伤眼睛哩。”

“不过您在莫斯基托斯海岸^①那一带捉了好些年海龟，您的眼睛还挺好。”

“我是个特别的老头儿。”

“可您要捉一条老大的鱼，现在力气行吗？”

“我看能行。再说还有好些窍门儿。”

“咱们把东西扛回去吧，”孩子说，“扛完我好拿了快网^②去捞沙丁鱼。”

他们从船上取了用具。老人把桅杆架上肩，孩子抱住木箱，里面盘着编得结结实实的棕色钓绳，还拿了拖钩和带把子的鱼叉。装鱼饵的盒子跟木棒一起留在船后梢下面，每回把大鱼拖到船边上，就用这木棒来制服。按说谁也不会到老人船上偷什么的。不过呢，最好把船帆，把那很重的一堆绳子送回家去，一来免得给露水浸坏，二来老人虽然拿准本地人不会偷他东西，却依然认为，把拖钩和鱼叉留在船上是不必要的诱惑。

他们一同顺着上坡路走到老人的窝棚跟前，从敞开的门口进去。老人把桅杆连同裹着它的船帆挨墙靠着，孩子把木箱等等放在旁边。桅杆差不多跟这单间的窝棚一般长。窝棚是用王棕树上耐久的护芽叶^③，当地称为棕树叶的东西编搭的，里面有一张床、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，泥地上有个用炭火烧饭的地方。四面棕色的墙壁，是把纤维坚韧的棕树叶压平了交叠成的，墙上有一幅耶稣

① 尼加拉瓜的东海岸（旧译“莫斯基托海岸”）。

② 快网（cast-net）是撒到水里、旋即收起的简单鱼网，有别于“建网”、“张网”等定置鱼网。

③ 古巴特产一种高达三十米的优美棕榈树，号称王棕（royal palm），它的羽状树叶有三米多长，可以盖屋顶。但原文所谓 bud-shields 不知其详，姑译为“护芽叶”。

圣心的彩图和一幅科夫雷童贞圣母像^①。这都是他妻子的遗物。早先墙上还有他妻子一张上了色的照片，但他摘下了，因为他看了觉得怪孤单的。现在照片搁在屋角的架子上，上面盖着他的干净衬衣。

“您有什么吃的呢？”孩子问。

“一锅黄米饭就鱼吃。给你来点儿好吗？”

“不用。我回家吃。要不要我生火？”

“不要。回头我来生。不然我吃冷饭也行。”

“我可以用一下快网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快网，孩子还记得他们俩是几时卖了网的呢。但两人天天都要这么胡诌一遍。什么一锅黄米饭啦，鱼啦，其实都没有，孩子也知道。

“八十五是个吉利数目，”老人说，“我要是捉回来一条鱼，剖开洗好还有一千多磅重，你见了高兴吗？”

“我要拿快网去捞沙丁鱼了。你坐在门口晒晒太阳，好吗？”

“好。我有张昨天的报，我要看看棒球新闻。”

孩子不清楚昨天的报会不会也是随口胡诌的。不过老人从床底下掏出了报纸。

“佩利阔在酒店给我的。”他做了解释。

“我捞了沙丁鱼再来。我打算把您要用的鱼跟我的都拿冰镇着，到了早上咱们分。等我回来，您可以跟我讲讲棒球比赛了吧。”

“扬基队不会输的。”

^① 科夫雷是古巴东部一个铜矿区的市镇。南面小山上有著名的慈悲圣母院，每年九月八日善男信女们前往朝拜。海明威把授予他的诺贝尔奖金纪念章送给了慈悲圣母院，现在存放于该院的奇迹礼拜堂。

“可是我怕克利夫兰的印第安人队要赢。”

“小家伙，要相信扬基队。想想那个大球星狄马吉欧^①吧。”

“底特律的猛虎队，还有克利夫兰的印第安人队，我怕他们都很强呢。”

“当心啊，要不然就连辛辛那提的红队啦、芝加哥的白短袜队啦，你都要害怕了。”

“您仔细看看报，等我回来告诉我。”

“你看咱们该买张尾数是 85 的彩票吗？到明儿就八十五天了。”

“买也可以，”孩子说，“不过按您创的记录，买张 87 的怎么样^②？”

“那样的事不会有第二回的。你估计你找得着一张 85 的吗？”

“我可以订购一张。”

“一张就是两块半。咱们跟谁去借钱呢？”

“那好办。我什么时候都能借来两块半。”

“我看我没准儿也能。不过我尽量不借。开头是借债。再下去就是讨饭了。”

“不要着凉，老伯伯，”孩子说，“别忘了现在是九月天啦。”

“是大鱼跑来的月份，”老人说，“五月间谁都干得了打鱼的活儿。”

“我马上捞沙丁鱼去。”孩子说。

孩子回来的时候，老人正熟睡在椅子上，太阳已经落了。孩子从床上抱来旧军毯，展开了盖在椅背上、老人两肩上。这副肩膀也怪，虽然很老，仍然挺有劲。脖子同样结实，只要老人脑袋耷拉在前头睡着了，脖子上便不大看得出有褶子。他的衬衣缝补过很多回，结果简直像那张帆，补丁都晒掉了色，深的

① 狄马吉欧 (J. P. Di Maggio, 1914—)，1936—1951 年纽约扬基队的外野手，被誉为“棒球运动史上最卓越的外野手之一”。

② 上面孩子说过，有一回老人八十七天没打着鱼，但随后他俩“一连三个星期，天天打的都是大鱼”。孩子的意思似乎是说 87 预示着成功。

深，浅的浅，花不棱登的。但是老人的头脸可真老了，眼睛一闭，他的脸就缺了活气。报纸摊在他膝头上，被他的一只胳膊压着，晚风吹不走。他光着脚。

孩子从他那儿走开了。再回来的时候，老人还在睡。

“醒醒吧。”孩子说，把手放在老人的一边膝盖上。

老人睁开了眼，过了一会儿心神才从老远的梦境回来。接着他笑了。

“你拿来什么啦？”他问。

“晚饭，”孩子说，“咱们这就吃晚饭。”

“我不怎么饿。”

“来吃吧。您不能光打鱼不吃东西啊。”

“我也这么做过。”老人说，一面站起来，把报纸收了折好。然后他动手叠毯子。

“把毯子留下，围在您身上吧，”孩子说，“有我活着，就不能让您空着肚子去打鱼。”

“那你就爱护身体，尽量活长些吧。”老人说，“咱们今儿吃什么？”

“乌豆煮米饭、煎香蕉、一个荤的炖菜。”

孩子是用双层金属饭格从餐馆把饭菜提来的。两份刀叉和汤匙，每份都包了餐巾纸，装在他衣兜里。

“这是谁给你的？”

“马丁老板。”

“我一定要谢谢他。”

“我已经谢过他了，”孩子说，“您用不着再谢他。”

“我要把一条大鱼的肚子肉送给他，”老人说，“他这么照顾咱们，不止一回了吧？”

“我看是这样。”

“那我得送他些比鱼肚子肉更够意思的东西才行。他替咱们想得很周到。”

“他让捎来两瓶啤酒。”

“我顶喜欢罐装啤酒。”

“我知道。可这是瓶装的，是阿图埃伊啤酒^①，回头我把瓶子送回去。”

“多亏你张罗，”老人说，“咱们该吃了吧？”

“我一直在劝你吃呢，”孩子和气地回了他一句，“我想等你准备好了才打开饭格。”

“我现在准备好了，”老人说，“刚才我不过是要点儿时间洗洗手。”

您上哪儿去洗呢？村子里的水龙头在大路那头，要走两条街才到。我得给他把水拎到这儿来，带一块肥皂，一条好毛巾，孩子想。我怎么这样不动脑子呢？我还得给他弄件衬衫，弄件过冬的厚上衣，弄双什么鞋，再来条毯子。

“你捎来的炖菜真好吃。”老人说。

“跟我讲讲棒球吧。”孩子央求他。

“美国联盟里头，就像我说过的，得胜的是扬基队。”老人说得兴高采烈。

“他们今儿输啦。”孩子告诉他。

“这不要紧。大球星狄马吉欧又那么潇洒了^②。”

“他们队里还有别人哪。”

① 阿图埃伊 (Hatuey) 是十六世纪初印第安人一个部落的首长。西班牙殖民者入侵古巴东部时，他率众游击抵抗，因叛徒告密，被西班牙人捉住，活活烧死。他的壮烈事迹受到后来古巴文学作品的讴歌，他的名字也被用来命名古巴的啤酒。

② 狄马吉欧据说确实有“身上的病痛”（本文下面提到他有骨刺），但仍能以他“球艺的完美和动作的从容优雅”而受人喜爱。

“那自然。可是有他出场就很不一样。另外那个联盟^①里头，布鲁克林队跟费城队赛，我看布鲁克林队准赢。不过我还惦着狄克·西斯勒^②，还记得他在老棒球场打的那些好球。”

“他那儿棒真绝！像他抽那么长的球，我没见别的人打过。”

“你还记得有一阵他常上餐馆来吗？当时我很想陪他去打鱼，可我胆儿小，不敢开口。后来我让你去邀他，你也怕生。”

“我知道。那可真是一个十足的错误。他本来有可能跟咱们一起去的。那咱们就会记得一辈子了。”

“我很想陪大球星狄马吉欧去打鱼，”老人说，“人家讲他爹是个打鱼的。说不定他从前跟咱们一样穷，所以会懂咱们的。”

“大球星西斯勒他爹没穷过，他爹像我这个年纪就参加大联盟的比赛了。”

“我像你这个年纪，当上了水手，跟着一条横帆船到了非洲。我见过晚半晌儿海滩上的那些狮子。”

“我知道。您跟我说过。”

“咱们聊非洲呢，还是聊棒球？”

“依我说，聊棒球，”孩子说，“跟我讲讲大球星约翰·J·麦格罗吧。”他把J念成Jota^③。

① 美国主要的各棒球队分别组成两大“联盟”，一个叫“美国联盟”，“另外那个”叫“全国联盟”。每年棒球比赛季节，先由每个联盟的各队进行盟内比赛，最后由两盟各自的胜队进行盟际比赛，决定当年的冠军。

② 也许指的是乔治·西斯勒（George H. Sisler，1893—1973），美国圣路易斯城褐队的优秀一垒手。海明威可能把他的名字乔治记错成“狄克”了。西斯勒在1930年结束了他的棒球生涯，所以本文故事的发生时间大概设想在三十年代。

③ 字母J，在英语中念作“介”的音，在西班牙语中念作“霍他”（Jota）。麦格罗（John J. McGraw，1875—1934），1902—1932年担任纽约巨人队的教练。

“早先他有时候也上餐馆来。不过他喝上老酒就要撒野，说话专噎人，难伺候着呢。在他心里，赛马跟赛棒球一样让他牵挂。他什么时候兜里都揣着几份马的花名册，打电话也常常念叨马名儿。”

“他是个大教练，”孩子说，“我爸认为那时候他是最大的教练。”

“因为他来这儿次数最多，”老人说，“要是德洛歇^①年年还来这儿，你爸就要把他当做最大的教练了。”

“说真的，谁是最大的教练呢？是卢克，还是迈克·贡萨雷斯？”

“我看他们两个一般儿高低。”

“要说打鱼，数您最行。”

“不。我知道有些人比我行。”

“哪能呢，”孩子说，“有很多打鱼的好把式，还有些挺了不起的。可像您这样的就您一个。”

“谢谢你。你说得我很高兴。就希望别跑来一条特大的鱼，戳穿咱们。”

“只要您还像您说的那么有力气，就不会有那样的鱼！”

“我可能不像我想的那么有力气，”老人说，“不过我知道好些窍门儿，我也有决心。”

“您现在该睡了，这样您明儿早上精神才足。我要把这些东西送回餐馆去。”

“那么再见。明儿清早我来叫醒你。”

“您是我的闹钟。”孩子说。

“我的闹钟就是一把年纪，”老人说，“上年纪的人为什么醒得这么早呢？是想把一天过得长些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孩子说，“我只知道男孩子睡觉沉，起床晚。”

^① 德洛歇 (L. E. Durocher, 1906—) 从 1939 年起在美国担任棒球队教练。

“那么样能睡，我还记得，”老人说，“反正到时候我会叫醒你的。”

“我不喜欢他来叫醒我。好像我不如他似的。”

“我懂。”

“好好儿睡一觉吧，老伯伯。”

孩子走了。他们刚才吃饭的时候，桌子上没有灯。现在老人也是摸黑脱了长裤上床的。他把长裤卷起来当枕头，把那张报纸塞在里面，便蜷身裹上毯子睡，身子下面的钢丝床上也铺着些旧报纸。

不多久他便睡着了，梦见他少年时代的非洲，梦见那些绵延很长的金色海滩，那些白花花的、扎人眼的海滩，还有高陡的岬角和褐色的大山。现在每个夜晚他都回到那一带海岸，梦里还听见一阵阵浪潮咆哮，看见一只只当地小船穿浪驶来。那样睡着，他会嗅到甲板上沥青和麻絮的气味^①，嗅到清晨陆上微风吹来的非洲气息。

平常，他一听见陆风就会醒来，穿上衣服去叫起那孩子。但是今夜陆风的气味来得很早，他在梦里也知道还太早，便接着睡，梦见群岛上^②那些白色山峰宛然拔海而起，又梦见加那利群岛的大小港湾和泊口。

他梦见的，再也不是狂风巨浪，不是女人，不是大事，不是大鱼、搏斗、角力，也不是他的妻子。他现在只梦见异域他乡，梦见海滩上的那些狮子。在暮色中，它们小猫般地打闹着玩，很惹人怜爱，就像那个孩子一样。他从来没有梦见过那个孩子。他就醒了，朝敞着的门外望望月亮，打开卷起的长裤穿上，到窝棚外面撒了尿，就从大路上走过去叫孩子。清晨的寒气冻得他发抖，但他

① 麻絮和沥青是用来填塞、涂抹船缝的。

② “群岛”似指非洲摩洛哥以西、大西洋上的加那利群岛。因为这十三个由火山运动形成的岛屿中，有五个岛都是直接从海里隆起的单座山峰，其中最高的达三千六百多米，同这里海明威的描述相似。

知道抖抖就会暖和的，而且过会儿他就要划船了。

孩子住的房子没有锁门，他把门推开，光着脚悄悄走进去。孩子熟睡在第一间屋的帆布床上，老人凭着残月的光看清了他，便轻轻握住他的一只脚不放，直到孩子惊醒，掉过脸来望他。老人点点头，孩子就从床边椅子上取过长裤，坐在床沿上穿。

老人走出门去，孩子跟在后面，还瞌睡得很。老人把胳膊搂着他的肩膀说：“对不起。”

“哪儿的话，”孩子说，“男人就得这样！”

他们顺着大路到老人的窝棚去。一路黑黢黢的，有不少赤脚男人扛着自家的船桅往前走。

到了老人的窝棚以后，孩子拿了鱼叉、拖钩和一篮子盘起的钓绳，老人把船帆包着的桅杆扛上了肩。

“您想喝咖啡吗？”孩子问。

“咱们先把东西放到船上再喝吧。”

他们在供应渔民早餐的地方喝了咖啡，是用空的炼乳罐头盛的。

“您睡得好吗，老伯伯？”孩子问。他这会儿渐渐清醒过来，尽管还不容易摆脱睡意。

“挺好的，曼诺林，”老人说，“我觉得今天很有信心。”

“我也这么觉得，”孩子说，“现在我得去拿咱们的沙丁鱼，还有给您的新鲜鱼食。他呀，总是把我们那条船的东西自个儿扛去。他向来不爱让别人拿东西。”

“咱们可不这样，”老人说，“你才五岁我就让你帮着拿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孩子说，“我马上回来。您再喝一份儿咖啡吧。我们家在这儿有

账。”

他光脚踩着珊瑚石，到放鱼饵的冰窖去了。

老人慢慢喝着咖啡。一整天他就只会有这点儿营养，他知道他应当喝。好久以来，吃饭这件事老叫他心烦，他从来不带午饭出海。船头有一瓶水，那便是他当天必需的一切^①。

孩子把报纸包的沙丁鱼和两条鱼食取了回来，于是他们脚下踏着沙砾，沿下坡道儿走到小船那，把船稍稍一抬，就势推到水里。

“出海顺利，老伯伯。”

“出海顺利。”老人说。他把桨柄的绳结套到桨栓上，身子向前去推桨打水，就在昏茫中逐渐划出湾口了。另有些渔船从别处的沙滩驶出海去，虽然月亮此时已经落山，老人看不见那些船，却听见船桨入水拨动的响声。

不时听见其他船上有什么人在说话。但是大多数的船都静静的，只传来桨叶的溅落声。它们出了湾口便四下分散。每个渔民都奔向希望找到鱼群的洋域。老人知道自己正驶向远处，他把陆地的浊气抛到后面，划进了清早海洋上爽净的气息。看见马尾藻在水里发光的时候，他正划过渔民们叫做“大水井”的洋面。起这么个名儿，是由于下面忽然有个七百呎的深坑，又因为急流撞在洋底峭壁上打起旋涡，各种鱼类都聚拢来了。这里聚集着小虾、小饵鱼，在最深的窟窿里时而有成群的鱿鱼，夜晚它们一浮近水面，就成了各种来往大鱼的食物。

一片昏黑中，老人感到晨光即将来临。划着划着，他听见飞鱼泼刺刺地扇尾出水，张直翅子哧哧地跃入暗空。他很喜欢飞鱼，因为在海上跟他作伴的，

^① 电影剧本把这段叙述改成了一次对话。孩子问：“为什么谁都不带吃的上船？为什么大家只带喝的水呢？”老人回答：“因为你不一定每回都有钱买吃的，像现在这样，你没有吃惯，你不吃也不会难受。”海明威接下去给老人添了一句：“再说你要是刚吃饱又钓着了一条大鱼，那你就发生麻烦了。”